# 第 1 章　中国的军事摄影与外国的“大鼻子”

说到摄影,不能不说到这个“大鼻子”。

那是 1839 年 8 月,法国的巴黎街头格外地热闹,在风格特异的建筑、琳琅满目的橱窗、遍地盛开的鲜花、来往穿行的旅客之外，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不！应该说是奇特的风景。

法国政府公布了一个让国民惊异也让世界惊异的消息：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法。

光影成像，这在我们中国也早已为人注意,早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先秦墨家学派就针对大自然中一些光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基本现象进行过研究。当时的《墨经》以及后来的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等都有相关的记载。然而,摄影术的真正发明者还是这个“大鼻子”。他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使多年的探索有了结果，让多少年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他向世界宣告：摄影术有将人们目光所见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再现出来的“特异功能”。

像一股飓风卷起来,摄影术很快风靡整个世界。“几个月内，欧洲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新的技术，新的艺术形式以及新的流行玩艺儿”。到了 1853 年,美国就有 1 万多人拍摄了 300 多万幅照片。这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到了 1856 年，英国伦敦大学的课程就增设了一门摄影技术课 。

此时，中国正处在苦难之中。战争、灾荒，民不聊生。既无心思更无能力接受这仿佛与己无关的“洋玩艺儿”。

摄影术在中国的运用，首先出现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中。慈禧太后的御照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照片。近年来发现的一些外国人（如方苏雅等）在这之前也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于是把摄影历史又提前了些。

外国摄影者来中国‘寻找新大陆’的摄影活动确实值得注意。出身于意大利的费利斯·比特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地拍摄，他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大量照片。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可称得上是“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军事摄影史的第一笔应写在这些“大鼻子”们的身上。

# 第 2 章　一个胶卷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目前，我们更习惯把中国军事摄影史的源头与红军联系在一起。

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工农红军这支神奇的队伍在中国军队史上创造了无数神话；也不仅仅因为这支队伍所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让世界瞪大了眼睛,让全人类为之思索了十年、二十年,直至今天 而是因为,在这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探索的悲壮队伍中，不仅孕育了革命的生命,更播下了摄影的‘种子 ”。在 60 年后的一天，我们听到了一个胶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

1993 年 12 月,中国新华通讯社,一楼会议室,30 多位老中青摄影家在《传统与现实军事摄影座谈会》的横幅下,静静地却又是饶有兴味地听着一位老人讲述前所未闻的摄影传奇。

这位老人名叫苏静,时年 83 岁,他是老红军,也是红军时期的第一个拿起相机拍摄了珍贵照片的人。

在《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中有这样一段资料 苏静,福建龙海县人,1910 年生。初中毕业后,在家乡一小学任教师,后进入师范学校学习。1930 年,因苏静在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此时,他在缅甸侨居的父亲回乡探亲,苏静便随父到了缅甸,在仰光附近的英脉镇华侨小学任教。教书期间,苏静经常到镇上同乡开的一个照相馆里去,开始学习摄影,不久就掌握了拍摄、冲洗整套技术。1931 年底,苏静从缅甸回到福建家乡,准备筹建照相馆。不久,中国工农红军进入福建,苏静的一部分同学参加了革命队伍。苏静与这些同学联系,帮助红军筹款筹粮,搞宣传,进行革命活动。反动当局登报通缉他,并掠去了他筹办照相馆的全部摄影器材。 1932年 4 月,苏静在漳州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闽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宣传队长。1933 年,苏静在红一军团司令部任参谋,搞侦察通讯工作。红一军团领导知道苏静懂摄影技术,便把从江西一县城天主教堂里没收来的一台拍摄八片的折合式照相机交给他使用。苏静回忆说:

那是 1934 年的一个夏天,我军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打了大胜仗,消灭

了敌两个师，俘虏了敌师长，缴获了不少新式武器，部队士气高昂，我们围着那些新玩艺儿东瞧西看，可就是摆弄不了。怎么办？还是老办法，战争中学习战争。首长决定，办个训练班，让一名俘虏兵当小教员。开办这样一个训练班，确实不寻常。朱德总司令听说了，匆匆赶来，这对我们真是很大鞭策。我就琢磨，最好能拍一张照片。在这之前，我们已从天主教堂里弄来了一部相机。但没胶卷，大家想方设法找，最后还是找到了两卷。是一卷照 6 张的那种卷。那么谁照呢？当时谁也不会，只有我在参加红军前跟人家学过一点拍照和冲洗技术,这样“历史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我肩上。训练班在一个树林里开办，朱总司令在大家的要求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壮着胆子上前照了一张，后来又给军团参谋长徐颜刚照了一张。卷照完了，但无法冲洗。要留下来，怎么办？

苏老越讲兴致越高，大家更是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对这卷胶卷如何处理很感兴趣。苏静清了清嗓子，很幽默地说：

没办法，只好委屈它了。我把它带在身边，我走到哪它就跟到哪，这卷胶卷就这样跟着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一路上，千难万险不用说了，但我始终把它当作“宝贝”珍藏身边。红军终于克服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遵义。我就赶紧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照相馆，胶卷冲出来了，虽然经历了一年多风风雨雨，但还幸运，大家争着看，就像看一个新生儿似的,我更是迫不及待,一看,有几张还不错,也有两张照坏了。当时没能马上印出照片，只好又把冲出来的胶卷带在身上，一直到第二年，到了陕西三原县才洗出照片。朱总司令给训练班官兵讲话的这张照片现在保存下来了，确实不容易……

后来,我从我们的资料室里找出了这张底片,洗出了照片。这是苏静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红军时期军事摄影作品的代表作之一。苏静自己也说这幅作品是他“参加红军后拍摄的第一张表现红军战斗生活的最有历史价值的照片”。这幅照片，虽然在用光上不像现在的拍摄者那样讲究，镜头的运用也很朴实，一个标准的中景，但是它不仅有典型环境，而且注意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苍翠的竹林旁，围着一群肩负民族希望的战士，他们静心倾听站在中间的朱德总司令的讲话,朱总司令动作有力,神情激昂,精神抖擞，虽然在穿着上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一个挥臂，一句话，都给战士们以鼓舞。画面中，人物与景物、朱总司令与战士浑然一体。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瞬间，也是一个颇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艺术瞬间。

# 第 3 章　斯诺和索尔兹伯里们未曾捕捉到的瞬间

他们成功了，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淘到了金，他的著作轰动全球。然而,他们也有失败,至少是有无法弥补的遗憾。

50 多年前，美国资深记者斯诺曾通过他的优秀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又以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向世界讲述"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可惜的是,他们都未能在自己的著作中为红军的摄影传奇写上一笔，

尽管他们找寻到了反映有关中国红军的具有实证价值的形象瞬间。他们追述历史，却无法经历历史，他们重访当事人，却无法目睹当年中国红军的风采。他们尽可能地展开想象的翅膀，却无力逼真地再现那个年代的哪怕是一水一山。

惟有摄影，才能准确逼真生动形象地将瞬间定格下来，将历史记录下来，将过去的时空在今天展现出来。

中国的军事摄影在硝烟烽火中孕育、诞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起步，这既是战争的需要，更是历史的需要。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武装斗争最高的形式，更是军事集团发挥作用、显示威力、展开较量最直接最明显最重要的时机。直接以战争等军事行为以及军人为表现对象的军事摄影，既为战争留下了可供后人查阅的珍贵资料，也为不同时期的军人描画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速写，更为中国的军事斗争史展现了一页页波澜壮阔的图景。而战争，又为军事摄影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闪光的"矿石"。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红军时期的军事摄影作品虽然不多，但其价值无可替代。

现收藏在国家革命博物馆的 1927 年 12 月 1 日在海丰举行庆祝工农民主政权成立大会的照片，还有手执红缨枪的粤东妇女赤卫队的照片，就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党在组建工农红军、创立民主政权初期的革命活动，它既是中国军事摄影史的不朽一页，也是中国革命史的珍贵资料。

1931 年春，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红一军团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一台照相机和一些胶卷，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用这台相机给部队拍照。在我们的资料室里，现仍

保存着聂荣臻同志当时拍摄的《红军战士助民麦收》，这幅照片虽然只是记录了我红军官兵助民劳动的一个场景，但却真实自然地表现了红军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较好地揭示了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为解放受苦受难的广大劳苦大众而战斗的革命队伍，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历史意义。还有一幅《红军战士在学习》告诉人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战争条件下，红军战士是怎样地乐观向上，如何地团结活泼，在给人以亲切感的同时又给人以教育鼓舞。要说起来，这些照片恐怕比苏静拍摄的朱德总司令给红军机枪训练班战士讲话那张照片还要早些。聂荣臻是红军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拍摄照片的‘双枪指挥员’之一。

当时，由于红军中很少有人懂摄影，缺乏照相机和胶卷,战争频繁、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等,所以能够保留至今的军事摄影作品为数不多。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红军时期的照片大致出自四种人之手：一是像聂荣臻这样的红军指挥员；二是像苏静这样的专业、业余的摄影干部；三是为保存革命史料，在重要活动中请来的照相馆师傅；四是对中国红军怀有美好情感的外国记者，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尼姆·韦尔斯。而这个时期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重要领导人的合影和会议摄影（包括会议的场景记录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合影),如 1930 年《红军第三军团攻克长沙后举行十万余人的群众大会摄影》，1931 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授旗、授章摄影》（组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检阅红军摄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摄影》;1932 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全体摄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全体摄影》;1933 年《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八果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讲话》、《周恩来同志在福建建宁和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合影》;1934 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摄影》等。第二类是红军驻地环境、墙上的标语以及战利品等，如《红一军团攻占漳州缴获之敌机》、《设在福建永定县虎冈的闽粤赣军区兵工厂》、《庆祝红军胜利会师》等 第三类是前期拍摄的战士行军训练,如《广州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农讲所学员进行野外军事训练》，以及长征结束之后的反映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的照片,如《红一师指战员帮助群众收割庄稼》、(红军战士学习政治文化》、《延安红军少年团演出》、《红军翻越障碍比赛》等。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党组织的重要会议，政权建设、红军训练学习生活、群众集会以及党政军负责干部的肖像和革命活动，非常珍贵。特别是长征结束之后，红军虽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进行紧张的学习训练，迎接新的斗争的到来。这一阶段，军事摄影有了较大进步。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较为全面的领导同志的英姿，而且可以看到红军步兵、炮兵、骑兵的训练和表演,看到“篮球比赛”“单杠比赛”“跳远比赛”“舞蹈表演”“歌剧演出”等。更值得注意的是，红军时期出现了《红军利用战斗间隙帮助农民收割庄稼》、《学习政治文化》以及《红军医院女护士》、《经过长征的小红军》这样内容新颖的照片，它们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趋向完美。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军事摄影，从总的看，内容仍处于战争外围，直接表现战争的

尚不得见，形式基本停留在人物静态的复述、简单事物的描摹上。它的主要功用是记录实况，留作纪念或作资料。

我们还是更关心长征中的照片。 1937 年，韦尔斯女士访问延安，为了撰写《续西行漫记》她在陕北采访 4 个月，拍摄了 300 多幅照片，采访了许多重要人物。康克清还把红军经过大草原时拍的一幅照片送给了她，并且对她说：“我们在长征中难得拍一张照片，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这幅照片是谁拍的，我们不得而知，与它有相同‘命运’能够幸存留到长征之后，甚至传到今天的还有哪些照片，这也是个谜。

70 年代，在四川发现一台老式 6×9 厘米的新闻镜箱，机身上刻有耿飚的姓名，据考证，它是 1932 年红三军第二师攻打福建漳州时，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它被交给耿飚使用。这台相机随主人一道长征，在万里征程它究竟有何建树？一直无人知晓。也许，这里也藏有一个惊世骇俗的摄影传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第 4 章晋察冀来了个文化人

1937 年，中华民族的灾难之秋。“七·七”卢沟桥事变，震动着全中国。全民抗战拉开帷幕。是年 10 月，晋察冀来了个文化人，他就是沙飞。

当时，沙飞其实已经很有点名气。只是忙于作战的军人们对他知之甚少罢了。他曾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拍过照，那是 1936 年 10 月 8 日，鲁迅抱病参观了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沙飞也到场了。沙飞在这之前已发表过不少摄影作品，这次他当然不会放过难得的机会。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格言曾激励过他、如今面对鲁迅先生

与青年木刻家亲切交谈的场景，感佩之余，他按下了快门。这幅作品成为后来者研究鲁迅的极其难得的形象资料。还有，就是 1936 年 12 月和 1937 年 6 月，沙飞曾分别在广州、桂林举办过个人摄影展，展览的内容有《纪念鲁迅先生》、《国防前线南澳岛》、《大众生活》等。

沙飞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来到抗日前线，火热的战争生活强烈地吸引着他。沙飞马不停蹄来到八路军中间。适逢平型关大战，沙飞急赴平型关采访。当他返回太原发稿时，得知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旋即赶往五台。就在这里，聂荣臻将军会见了他。将军对这位“文化人”十分器重，鼓励他掌握好手中“武器”，为部队服务。将军的言谈、气质、见识、风度无一不使沙飞十分钦佩，这次会见，给沙飞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沙飞再次见到聂荣臻将军时，他发自内心地提出了参加八路军的请求。“好啊！”聂荣臻将军握住他的手，当时就给了他肯定的回答，还将自己使用过的一台德国魏尔脱相机拿出来，交给了沙飞，这是特别日子里的一个特别的“授枪”仪式，在将军的眼里，这照相机就是武器，将军曾用它留住过胜利的喜悦，也记录过侵略者的罪证。沙飞接过相机，无疑是接过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不久，聂荣臻将军正式任命沙飞为部队专职摄影记者。对于沙飞来说，10 月是他人生又一次重大转折，10 月也是他生命乐章中一个辉煌的音符，他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成为我党我军第一位专业摄影记者。

沙飞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许多照片流传至今，仍不失其示范性。他像真正的战士一样，带着相机深入战地，不失时机，拍摄了许多作品，由于真实、生动、

准确，他的作品也真正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1939 年，沙飞随作战部队采访，部队行军休息的时候，他就把事先制作好的照片挂出来，搞流动展览。战士们看了很高兴，很亲切，很受鼓舞。沙飞在《介绍几点我的摄影采访经验》中这样说：“把一些随身带着的战斗英雄战斗事迹的照片挂出来，进行流动展出，叫每个战士都看到，尤其对他们影响深的是关于他们本连队活动的一些照片，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战斗情绪。每一个战士看后都要求在战场上立功，好把自己的功绩留在照片上反映出去。”可见，沙飞的作品在当时所起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即使我们现在来看沙飞的作品，如《八路军战斗在长城岭》、《青纱帐里》、《攻克涞源东团堡》等，也同样受到教育和鼓舞。《八路军战斗在长城岭》把战士的战斗身姿与巍峨的长城放在一起，这既是战争的真实，又是艺术的契合。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人物不仅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而且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相互作用更使得主题得到深化，艺术的表现力得到加强。人物与环境相映衬，既有特殊战争的必要交待，又有万里长城不可摧的象征意义。而《青纱帐里》则巧妙地把游击健儿与密密的高粱融为一体，仿佛这一片高粱天设地造，要与战士为伍，共同抗击敌人，另一方面静静挺立的高粱与轻捷运动的战士又形成了恰到好处的对比，让人不禁想起那“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的战歌，战斗豪情与胜利信心油然而生。

在沙飞的作品中，艺术性是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的。沙飞反对摆布和补拍。1937 年，沙飞采访平型关大战，当

他从太原赶到平型关时，战斗已结束。怎么办？对于一名摄影记者来说，这实在是个两难的考题。不拍，无法完成任务；拍，战斗场景已无。有人建议补拍一张。沙飞摇摇头，他认为，军事摄影的特点本来就是捕捉战争而不是导演战争，补拍任何战争镜头都会违背生活，违背历史。他坚定地从生活出发,灵活机动地拍了一幅《我军通过平型关》,虽说这幅照片没有直接表现战斗场面的照片来得夺人，但它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平型关大战中我军的胜利，而且真实地传达了胜利后战士豪迈的心情，同样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对此,沙飞这样说："我考虑补拍会失掉真实性，特别会引起部队对我们摄影工作产生怀疑和偏差认识。我掌握了这一点，坚决反对布置补拍。"沙飞在晋察冀拍摄的作品还有像《瞭望哨》、《白求恩与小战士》、《聂司令员与日本小女孩》等，不仅有丰富的艺术感染力，而且极具历史的史料和文献价值。

1939 年 1月，聂荣臻司令员将所写的介绍晋察冀边区创建时期情况的书稿和沙飞所拍摄并精心制作的一本照片集一起呈送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见了很高兴。于当年 3 月 18 日复信聂荣臻："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照片正传观各同志。"后来，沙飞拍摄的那些照片,多次在八路军的《军政杂志》上选登，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

# 第 5 章　走过“白洋淀的雁翎队”，他又亲历“地道战”

中国抗日战争的摄影报道，是从沙飞开始的。而在军队有专门的摄影建制，还是 1939 年 2 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摄影科。这是军事摄影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之而来的是，1940 年 6 月，石少华开办解放区第一个摄影训练班，开设了摄影原理、摄影艺术、摄影的暗室制作等课程，于是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摄影人才不断涌现，创作空前活跃。石少华本人在这个期间也拍摄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白洋淀的雁翎队》和《地道战》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1938 年初，石少华秘密奔赴延安，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又入抗日军政大学，之后被选入高级军事政治研究队。尽管这之前他有过摄影实践，但自己的志向却是当一名军事指挥员，“实在不行，当一名政治指挥员也行”。可万万没想到，一次“完成任务”式的拍照却把他推上了摄影的战车。

那是为庆祝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在瓦窑堡准备举办一个图片展览，领导交给石少华摄影的任务。石少华接受任务毫不含糊，他把抗大的活动，延安的风光，党中央领导人的活动等等都收入镜底，照片洗出后交了上去，不少照片拍得都很生动，特别是《毛主席与红小鬼》以其自然朴素真实亲切的特点，引人注目。1939 年秋，石少华被组织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记者团的摄影记者。

石少华为抗日战争摄影做了大量工作。两年中他组织筹办了 4 期摄影训练队，培养训练出百余名摄影干部。这是继苏静在一一五师开办摄影班之后，在解放区摄影史上第二个开辟摄影队伍培训工作的人。

作为摄影记者，石少华有自己的信条，那就是深入生活。1942 年，日寇对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之后，石少华执行任务途经白洋淀，雁翎队的游击战士利用天然屏障，在水上展开抗日斗争的事实，打开了他感觉的阀门，他决定用图片记录下这历史的创举。于是，石少华三进白洋淀，与雁翎队的游击战士并肩战斗，共同生活，了解战士们的不同身世、人生经历、内心情感，并且历寒经暑，沐风迎雨，反复揣摩，从而拍摄了最能真实本质地反映雁翎队战斗风貌英雄创举的《白洋淀上雁翎队》、《芦苇丛中监视哨》、《冰上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